

漢書門類			
四	三	三	三
四	七	七	七
一	三	三	三
函	架	冊	類

白田文庫			
漢	四	三	三
書	四	七	七
函	一	三	三
架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13	
冊數	30 (23)		
函號	280	8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北史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韓襄

趙肅

子軌

張軌

李彥

郭彥

梁昕

皇甫璠

子誕

辛慶之

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呂思禮

徐招

檀翥

孟信

宗慄

劉璠

子詳兄

柳遐

子莊

韓襄字弘業潁川潁陽人也祖瓌魏平涼郡守安定郡公父演恒州刺史襄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

惟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講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沉有遠畧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帝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之計襄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周文納焉及爲丞相引爲錄事參軍賜姓侯呂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爵三水縣伯丞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浙鄜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馬進爵爲侯出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襄密訪之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

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置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襄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襄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羗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襄

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廢帝元年爲會州刺史後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褻至適會寇來乃不爲備縣人旣不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爲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褻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復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廢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

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遷河州總管仍轉鳳州刺史尋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天和五年拜少保襄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始論政事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諡曰貞子繼伯嗣仕隋位終衛尉少卿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仕河西及沮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於魏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爲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累遷左將軍大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

新安郡守秩滿還洛陽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蕭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啓周文請之周文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周文命肅撰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軌

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隋文帝受禪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窠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人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至京詔與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總

管召爲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
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
操後檢校硤州刺史甚有恩惠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
舊有五門堰蕪穢不通軌勸課吏人更開三十六門灌
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卒于家子弘安弘智並
知名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
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大安孫樹仁爲莫逆之交每
易衣而出以此見稱軌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
者爾朱榮敗後遂杖策入朝賀拔恒以軌爲記室參軍

典機密尋轉倉曹時穀糴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
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忘遂賣所服衣
物糴粟以振其乏及岳被害周文帝以軌爲都督從征
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
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
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足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
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周文爲行臺授軌
郎中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兼著作佐郎
脩起居注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出爲河北郡
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歸人政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

言宰人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
事章武公導出鎮秦州以軌爲長史廢帝元年進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
州事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
位謚曰質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
卷子肅周明帝初爲宜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
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狎時人比之魏諷卒以
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光之魏淮南郡守父靜
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孝建中解褐奉朝

請考武入關兼著作佐郎脩起居注大統初除通直散
騎侍郎累遷左戶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爲十二部
改授戶部郎中封平陽縣子廢帝初拜尚書右丞轉左
丞彥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
閣未嘗懈怠斷決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歎其公勤
服其明察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左丞賜姓宇文氏出爲
鄴州刺史彥以東夏未平固辭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尚
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
授軍司馬進爵爲伯彥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
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

然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沈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諡曰敬彥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窾木爲槨葛纍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旣矯枉恐爲世士所譏今可歛以時服葬於磽确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哉朝廷嘉焉不奪其志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儀同大將軍仕隋終於齊州刺史子仁政長安縣長義軍至以罪誅

郭彥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宦關右遂居馮翊父胤靈武令彥少知名周文帝臨雍州辟爲西曹書佐累遷

部郎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伯六官建拜戶部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出爲澧州刺史蠻左生梗不營農業彥勸以耕稼人皆務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荊州遞送自彥莅職倉庾克實無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接時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

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卽引軍掩襲遂有其城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入爲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彥從尉遲迥攻洛陽迥復命彥與權景宣出汝南及軍次豫州使彥鎮之天和中爲隴右府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蓋屋祖重耳漳縣令父勸儒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昕少溫恭見稱州里從爾朱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周文帝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周文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卽授右府長

流參軍累遷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遷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封安定縣子周孝閔帝踐祚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進爵胡城縣伯天和初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陝州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官贈大將軍謚曰貞昕弟榮位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鄆縣伯贈涇寧豳三州刺史謚曰靜子獻仕隋爲給事郎貞觀中終於鄭州刺史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爲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父和本州中從事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

司涇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周文帝爲教補主簿以勤事被知大統四年引爲丞相府行參軍周孝閔帝踐祚爲守廟下大夫長樂縣子保定中爲鴻州刺史入爲小納言累遷蕃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貞守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稱爲善人建德三年爲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卒官贈交渭二州刺史諡曰恭子諒少知名大象中位吏部下大夫諒弟誕

誕字玄慮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焉後爲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

朝廷盛選寮佐拜誕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卽位諒用諮議王頰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以死固請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涼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協謀閉城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悼者久之詔贈柱國封弘義公諡曰明子無逸嗣尋爲清陽太守甚有聲稱太業初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繁時令敬劍並抗節不從世模京兆人性明敏有器幹仁

壽初爲嵐州司馬諒反刺史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斬之於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衛玄擊楊玄感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峙令甚有能名漢王諒反師陷其城賊帥墨弼執送僞將喬鍾葵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誓之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卒於朝邑令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宗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

第一除祕書郎屬爾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爲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崩遂出兗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啓慶之爲行臺吏部郎大統初從周文帝東討爲行臺左丞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脩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廢帝二年

拜祕書監卒官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

昂字進君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見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後追論歸朝勲封襄城縣男及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蜀平迥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人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

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金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保定二年爲小吏部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益梁軍人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蠻詔昂便於通渠等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人庶多從迥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人反叛圍郡城昂於是遂募通開二州得

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謂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卽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緡綵四百疋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爲渠州刺史轉通州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武帝頗銜之及誅護加之捶楚因此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刺史朱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

府主簿建德中位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于家

子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脣齒周文帝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兼中書舍人從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

之復入爲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除太子中庶子
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
行瓜州事務以德政化人西土悅附恭帝初徵拜黃門
侍郎卒官子宜禮柱國府參軍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蒙州
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
略其族父攢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
也攢時仕魏爲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
大行臺尚孝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朝廷永熙二年起
家奉朝請周明帝初爲脩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

構亂攻逼脩城杲信洽於人部內遂無叛者尋率郡兵
與開府趙昶合勢並破平之人爲司會上士初陳文帝
弟安成王頊爲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
請之周文帝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
帝大悅卽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
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行小御伯更往分
界陳於是歸魯山郡帝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
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
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
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

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
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況魯
山梁之舊地梁卽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
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已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
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慙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
接遇有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
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小納言復聘於陳及
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並沒自
是連兵不息東南搔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
保境息人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
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
義而至主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
今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
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
彼納華皎志圖吞鯨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
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
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
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旣以爲恩衛公共元定
度江孰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軍敗
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婁馮玉其恩猶在且怨由彼國

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笑而不答杲因陳和
通之便陵具以聞陳宣許之遂遣使來聘建德初授司
城中大夫仍使於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
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度信之徒旣羈旅
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
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旣不
死節安用此爲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
未及此陳宣帝乃止及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
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
圖齊豈唯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

南使臣不敢聞命還除司倉中大夫又使於陳杲有辭
辯閑於占對前後將命陳人不能屈陳宣帝甚敬異之
時元定已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棺柩杲受之以
歸除河東郡守遷溫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
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
同大將軍進爵爲侯除同州刺史隋開皇元年以杲爲
同州總管進爵爲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
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杲兄長
暉位儀同三司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

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
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湘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
禮有守禦勲賜爵平陸縣伯除樂城令普泰中僕射司
馬子如薦爲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
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
關爲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爲侯莫
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周文帝思禮預其謀
及周文爲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尋除行臺右
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汶陽縣子加冠軍將軍拜黃門侍
郎文帝卽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七兵

殿中二曹事從禽寶泰進爵爲侯大統四年以謗訕朝
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
政事夜卽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
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周文歎其工而且速所爲碑誄表
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子亶嗣大
象中位至駕部下大夫時有博陵崔騰早有名譽歷職
清顯爲丞相府長史亦以投書謗議賜死

徐招字思賢高平鄉人也世爲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
廷舊事發言措筆常欲辯析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
已爲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焉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

功賜爵高廣男及廣陽王深北討鮮于脩禮啓爲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流參軍招陳策請離間之葛榮竟殺脩理自爲魁帥以功進爵爲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恨才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爾朱榮死爾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爲行臺左丞自武牢北度引馬場河內之衆以抗世隆後爾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爲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爲主今若爲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爲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永

熙末從孝武入關中拜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至於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文帝舅子王起化犯罪死有詔追贈招執奏正之後卒於度支尚書子山雲嗣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也六世祖毓晉步兵校尉父江始還北仕至太常少卿贈兗州刺史翥十歲喪父還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隣人來往好讀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爲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爲魏明帝挽郎後客遊三輔時毛遐爲行臺鎮北維表翥爲行臺郎中莊帝旣誅爾朱榮遐使翥詣京師因除

著作佐郎郎中如故後孝武帝西幸除兼中書舍人脩
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以守關迎駕勳封高堂子
後坐談論輕躁爲黃門侍郎徐招所紕死於廷尉獄
孟信字脩仁廣川索盧人也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
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
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業未除奉朝請從孝武帝
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
人曾以狍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慙慙勞問乃自出酒以
鐵鐺温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文以一鐺借老
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

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
卿受一狍膊耳酒旣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
狍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
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
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
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
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
乃斃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未幾舉爲
太子少師後遷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

几杖衣服床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諡曰戴子儒

宗慄字元慄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亂討陳敷
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
高之梁山陰令慄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
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
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
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慄應命即日引見
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
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
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旦有

羣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以爲孝
感所致梁元帝卽位擢爲尚書侍郎封信安縣侯累遷
吏部尚書慄父高之先爲南臺書侍御史犯憲慄願父
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慄菜食鄉里稱之在元
帝府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
毅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並無
慄不能對慄博學有才藻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
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鄴唯慄勸都渚宮以鄉在
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周文帝以慄名重
南土甚禮之周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明帝卽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仕梁爲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宅因酒後詬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以爲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

曄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遭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卽母死之日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東宮遇曄素重諸不送者多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脩出爲北徐州刺史卽請爲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脩爲梁州又補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脩以璠有才略甚親

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
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
昔風脩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
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
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脩無遠屬望良深
元帝尋以脩紹鄱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脩
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
遣召璠使者入反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
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
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恐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

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夏使身
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
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
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不爲
已用乃厚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
物思人璠曰敢不奉揚威靈剋翦姦宄紀於是遣使拜
脩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爲府長史加蜀郡太守
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
武周文帝素聞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先令
璠赴闕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

何以過之徽曰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
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達奚武請屠之周文將許焉唯
令全脩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周文怒而不許也璠
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周文既
納蕭脩降又許其反國脩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
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
逮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
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
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
意欲激我耳卽命遣脩脩請與璠俱還周文不許以璠

爲中外府記室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卧疾居家對
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焉初蕭脩在漢中與蕭紀牋
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璠辭也周明帝初授內史中
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
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朞生羌降附者五
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
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
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遷鎮
陝州欲啓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
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卒於官

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

祥字休徵幼聰慧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仕梁爲宜豐侯託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關中齊公憲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封漢安縣子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武帝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卽休徵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歷長安萬年二縣令頗獲時譽卒於官初璆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剋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脩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行本璆兄子也父環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國常待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璆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宴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親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

得取臣等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及尉遲迥作亂攻懷州行本率吏人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羗密邈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羗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拜太子左庶子領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帷之間哉令

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河南陸爽等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太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爲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絕吏人懷之未幾卒于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此乎行本無子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祖叔玠義陽內史事見南史父季遠梁宜都太守遐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百姓禮脩謁風儀

端肅進止許雅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觀其舉
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盼仕梁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
謝舉時爲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
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譽於襄陽承制授遐吏部郎賜爵
聞喜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嘗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辭譽曰陛下中興鼎
業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
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
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
墳柏嘗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旣入北朝臣若陪

隨鑿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嘗重違其志遂
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周文帝明帝類徵固辭以
疾及嘗歿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入
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人務
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耻而已其下感
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
金安二州刺史遐有至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于揚州
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
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慙天
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閒發疽醫云此疾無可

救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卽吮旬日遂
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
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尚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誠薄葬
其子等並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員郎隨還入周授
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所居皆有政術吏人畏而
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
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
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
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

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
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
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
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爲
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壽終

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
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譽諮議見莊歎曰襄陽
水鏡復在於茲大寶遂以其女妻之俄而譽辟爲參軍
及譽稱帝累遷鴻臚卿及隋文帝輔政蕭歸令莊奉書
入關時三方構難文帝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曰孤昔

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王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
託梁主奔業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
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
咸請與尉遲迥連衡進可盡節於周氏退可席卷山南
唯歸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文帝結託之意遂言於
歸曰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
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
未洽於朝廷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私周國未
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歸深以為然未幾消難奔陳迥
及謙相次就戮歸謂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

文帝踐祚莊又入朝帝深慰勉之及為晉王廣納妃于
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
府儀同三司除給事黃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
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為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
云江南人有學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
能兼之者不過柳莊高頴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
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帝與
茂有舊譖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
處以大辟莊據法執之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
丸藥不稱旨茂因奏莊不親監帝怒十一年徐璿等反

於江南詔莊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璽平卽授饒
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官

論曰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
循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閣郭彥信著蠻貊歷官出納並
當時之選也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之徒並
關右之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壇出境有
專對之才旣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魏文帝云文人不
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乎徐招檀翥孟信各以才學自
業又加以清介並志能之士也宗懔才辭幹局見重
梁元逮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亡國俘虜不與圖存

者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災紀事蓋亦多人劉
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
辭比事爲一家之言行本正色抗言具有乎骨鯁柳遐
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
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
人幾於易矣莊亮直之風不殞門表忠而獲謗蓋亦自
古有之

北史卷七十終

北史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九

皇明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畫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隋宗室諸王

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

河間王弘

義城公處綱

離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唯整及滕穆王

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並異母整周明

帝時以武元軍功賜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
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居武元之憂事諸弟負
土爲墳人植一栢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栽者獨黃後
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司
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封諡焉子智積襲又封其弟智
明爲高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
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
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
我有同生二弟並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爾
既嗔我不可與爾角嗔並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醫師

邊隱逐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癩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
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
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
之爲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弟及婦又讒我言
於晉公于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見獄門託以患氣
常鎖閣靜坐唯食至時暫開閣每飛言入耳竊云復未
邪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
由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智積在同州
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
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

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
奏於太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
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
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爲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
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
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
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佗職
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場帝卽位滕王綸衛王集並
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
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

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
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
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
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
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從
駕江都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
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
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仕周以武元軍功封竟陵郡
公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

子又尚公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
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
謂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卽位
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宣帝崩文帝入禁中將總朝
政令廢太子勇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
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文帝作相拜大宗伯典
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帝執政恐爲家禍陰
有圖帝計帝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拜雍州牧帝
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
氏素與獨孤皇后不平至是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帝
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帝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
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坐樹下
方飲酒鼻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人皆以爲遇鴆子

綸嗣

綸字斌籍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
公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甚爲
梁人所敬綸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不自安煬帝卽位
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姿問之姿答曰王相祿不
凡滕卽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
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爲厭勝法有人告綸怨

望呪詛帝令黃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綸厭疊
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綸懷惡之
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咄
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卽異父悖於前子逾於後爲
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科帝以皇族不忍除名徙邊
郡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爲郡司
所遏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爲賊林仕弘逼攜妻子
竄儋耳後歸國封懷化縣公尋病卒綸弟坦字文籀初
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
溫字明籀初徙零陵溫好學解屬文旣而作零陵賦以
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溫弟詵字弘籀
前亦徙零陵帝以其脩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
末於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害

道宣王嵩在周以武元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文帝受
禪追封謚焉以滕穆王瓚子靜襲卒謚曰悼無子以蔡
王智積子世澄襲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襁褓
中封同安郡公六歲而武元崩爲獻皇后所養由是寵
愛特異諸弟年十七爲內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州
刺史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所生李氏爲太妃爽位雍

州牧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涼州總管
爽美風儀有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盧
勣竇榮定高頴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以爽爲元帥俱受
爽節度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
道接戰大破之沙鉢略中重瘡而遁帝大悅賜爽眞食
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爲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
遁逃徵爲納言帝甚重之未幾爽疾帝使薛榮宗視之
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
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
子集嗣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

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章
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
惡逆坐當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
親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
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不知所
終

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
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
元孫時在鄴懼爲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爲郭氏元孫
死齊爲周滅弘始入關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爲買田宅

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文帝爲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詣周趙王宅將及
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
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
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爲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
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
管進上柱國政尚清靜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
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奏爲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
州境恬然號爲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
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
位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慶
頌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
獲全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
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
遺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婁
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
蕙闕歎事不同此江都荒洩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
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
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糒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
多纒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卽事

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七首爨發蕭
墻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爲酸鼻者也幸能
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
改姓爲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爲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
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旣僭偽號降爵爲郇國公後
爲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榮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
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
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國阽危而不顧婚
姻孤負付屬爲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
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
斬之

許其妻遂沐浴靚莊仰藥而死慶遂歸國爲宜州刺史
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
軍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柱國尚書令義
城縣公以處綱襲焉累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
性質直在官強濟亦爲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吏人悅
之卒於秦州總管諡曰恭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
諒反朝廷以爲二心廢錮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

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
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
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
子崇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京師不納尋有鴈門之
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安有陳請驚動我衆心
不可居瓜牙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有能名自是突厥屢
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
邊帝復大怒令子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絕
不得進而歸歲餘朔方梁師都匡邑劉武周等各作亂
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之言欲誦心集遂與心腹數百人

自孟門關將還京師遇道路隔絕退歸離石左右聞太
原兵起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
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爲讎家所殺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
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小名覲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
及文帝輔政立爲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
出爲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
師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
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死罪已下皆令勇

參決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爲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逆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閭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令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爲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

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爲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誠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令高頗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

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
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
如此殊乖禮制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
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
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選強宗入
上臺宿衛高頰奏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
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
何須強武始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
伍不別豈非好事邪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
疑頗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

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
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寢共食豈如覲
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
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嘗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盛言太
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
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
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
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
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糞以當之帝知其不安在仁壽
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亦

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皇恐有他
變帝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
加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踈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
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衛人
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
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
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
過主上皆已知之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
富貴威遂許諾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
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悞

變幸禮足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
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雲昭訓專擅內政
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恒
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
後晉王來朝車駕侍從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
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
伏不能興皇后泣然泣下相對歔歔王曰臣性識愚下
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
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盃杓皇后忿怒
曰睨地代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

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
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
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
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
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
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
始構奪宗之計同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
約令喻旨於越公素其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
皇后如何但如所言之旨又何爲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
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用此揣皇后意后泣曰公言是
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
勞帝旣數聞讒譖疑朝臣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
愆弘旣此對大乖本指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
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爲惠利
不脫衣臥夜欲得近厠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就前殿
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
訊鞠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奉敕
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因戰
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
自求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

竟乃令我不如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歎回視云
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北奮
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相勸我廢
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
兖州來語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
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卽以
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
責之便懟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
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
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
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卽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又
劉金麟佞人也呼定興作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
前解金麟者爲其此事勇昔在宮引曹妙達共定興女
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
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望耳我雖德慙堯舜終不
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
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貳
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
事強聲色俱厲帝不答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
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惟意在驕奢欲得

樊川以至散關總規爲苑兼云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寔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常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便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更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滋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狀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効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有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先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居還塗

中見一枯槐樹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凋飾者悉陳於庭以示文帝羣官爲太子罪帝曰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綃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綃幡此是服祆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又責之罪帝使使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邪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又下詔左衛大將軍

元旻任掌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
厲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
察詔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
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占問
國家希覲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
勢陵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
隙進引祿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
舊非宮臣進畫姦謀要射榮利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
玄象妄說祿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諸奇服皆竦規
模增長驕奢糜費百姓此之七人爲害斯甚並處斬刑

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
尉沈福寶瀛州人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並是悖
逾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能盡戮並特免死各決杖
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又
預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
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
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自盡於是集羣官
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
食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
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

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爲小人
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胷尋而貴州長史裴肅表稱
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
允天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
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過不得聞勇於是升樹
畔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癩鬼
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帝遇疾於仁壽宮
皇太子入侍醫姦亂事聞於帝帝抵牀曰枉屢我兒遣
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
獄僞敕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

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
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
潁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
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
而出時人以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
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
同於螻蟻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鷓鴣卒諸弟
分徙嶺外皆敕殺之

秦王俊字阿祗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
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衛大將軍

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
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
書令伐陳之役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
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
諸軍事鎮廣陵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
令問文帝聞而大悅後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帝
遣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於是盛脩宮室窮極侈
麗後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
七寶幕籬重不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
儀測景表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
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
歌於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
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
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
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
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
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
公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
不許俊疾篤含銀銀色變以爲遇蠱未能起遣使奉表
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

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蛛蝮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爲也俊所爲侈麗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世法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以其母譴死遂不得立於是以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酒肉每忌

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絕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卽位立浩爲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浩弟湛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脩啓於浩浩詣述營共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弒逆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爲帝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

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入爲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壞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衡旣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蠻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

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俊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下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

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
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
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
盛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
邪乃廢爲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
婢二人驅使之與連坐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
爲乃上表陳已愆請與其愛子瓜子相見并請賜一穴
令骸骨有所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
國庸蜀險要委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
二宮佇望災釁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
侯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
記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
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已當之
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脩成都之
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祇異以證
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已身之籙汝豈不欲得
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爲白羽之箭文
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
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桎械仍云
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

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
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
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
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兇慝圖謀不
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
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
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
之暴也剝削人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
專事祇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
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
守富貴其可得乎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卽位禁錮如
初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欲立秀爲帝羣議不許於是害
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小字益錢開皇元年立爲漢王
十二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
軍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帝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
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
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至遼水
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
帥竟不臨戎文帝甚寵愛之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

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強
太原卽爲重鎮宜脩武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脩
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頽
者梁將王僧辯之子少侷儻有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
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爲諒
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使車騎屈
突通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諫諒怒收
繫之王頽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
等卽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
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之乃兼用二策

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說諒曰
井陘以西是王掌握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
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
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
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
羣情離駭我卽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
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以
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鄧建出
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馗出鴈門署文安爲柱國紇
單貴王暉大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

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
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
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
九州乃以王聃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
州河菩薩爲潞州韋道正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遣僞
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
曰吾曉天文遁甲今年起兵得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
皇太子常爲晉王故曰晉地非謂反徒也時潞州有官
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爲諒之咎徵煬帝遣楊去率騎五
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大

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
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頰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
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
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原
素進擊之諒與官兵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
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
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
以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
子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
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子頰

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
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
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太興宮之客省明
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宮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
武門弄石師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膏
痛舉手馮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
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應
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昏時恒在至尊所一

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性
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
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煬帝卽位便幸洛陽宮
昭留守京師及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
武力能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
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
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
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
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
祟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於

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
分也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帝深追悼之昭妃
慈州刺史博陵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昭奏
曰惡逆者乃新婦之姑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
女爲妃昭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
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容煬帝於
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
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
由是益奇之宇文化及弒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
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勗等穿芳林門側水竇
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
所無恨冀見帝爲司宮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遇
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寬厚大業三年立爲越王帝
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反與戶部尚書樊子蓋
拒之事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留守東都
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
卿元文都攝戶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
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弒逆文都等議尊立侗大赦改
元曰皇泰諡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

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爲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爲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爲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爲七貴未幾宇文化及以秦王浩爲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請降侗大忻悅禮其使甚厚卽拜密爲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仍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

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鑿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殞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何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

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沾厚遇賜以昏媾置之公輔
位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岳之
恩未有消塵之答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內
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衛兵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
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商貨事重
刑籤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
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卽追還生成
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爲心禽
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
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世黷辱之

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
處自容今王公卿士庶尹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
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
志不逮此今者出黼屨而仗旄鉞釋衰麻而擐甲胃銜
冤誓衆忍淚臨兵指日遙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
王之子幽遏比於拘囚其身自稱霸王專擅擬於九五
履踐禁御據有官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望外
懼兇威志士誠臣內懷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下梟夷
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
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途果毅爭先熊羆競進金鼓振

警若火焚毛鋒刃從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存匡濟投袂
前驅朕親御六軍是言繼軌以此衆戰以斯順舉孽山
可以動射石可以入况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
衛西憶鄉家江左淳人南思邦邑此來表書駱驛人信
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覲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
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
路以目號天跼地朕今復讎雪恥梟轅者一人拯溺救
焚所哀者士庶唯望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
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勲飲至四海交恭稱朕意焉兵衛
軍機並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

恭遂東拒化及士貴頗不協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
趙長文等爲世克所殺皇甫無逸遁歸京師世克詣伺
所陳謝辭情哀苦伺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
無貳志自是伺無所關預及世克破李密衆望益歸之
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伺不能禁段達雲
定興等十人人見伺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
下遵唐虞之迹伺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
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而發必大命有改亦
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言
朕亦何望神色凜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旣而退朝對具

婦而泣世克更使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
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倘不得已遜位於
世克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克僭偽號封潞國公有宇文
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克復尊立侗事世並見害世克
兄世渾因勸世克害侗世克遣其姪行本齋鴆詣侗曰
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
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家及仰藥不能
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克僞諡曰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暕小字阿孩美容儀踈眉目少爲文帝所
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
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卽
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
導轉豫州牧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
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
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
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
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
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謐庫狄仲錡
陳智偉等采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
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匿恣行淫穢而

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擿灸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聽事楸中折識者以爲不祥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窮其事暕妃韋氏戶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爲歡召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爲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

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
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
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暕生變所給
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
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
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甚惡之
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
也其見暕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時尚臥未起賊進
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
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
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愍與蕭后同入
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
以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
至尚衣奉御永徽初卒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
祿大夫歷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
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
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
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爲
停灸由是允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

虞通使斬之帝前而血漉御服時年十二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阜吏為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葦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効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免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又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覲覲之望又維城肇

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
以道倭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
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
亂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庠之封
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既絕枝葉畢
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
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
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
驕僭故帝踈而忌之內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
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北史卷七十一終

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十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鯨等奉

旨重修

高頰

牛弘

李德林

高頰字昭玄一名敏自言渤海菴人也其先因官北邊
沒於遼左曾祖暲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
祖孝安位兗州刺史父賓任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
年避讓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為僚佐賜姓獨孤氏
及信誅妻子徙蜀隋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

其家賁敏於從政果敢斷決賜爵陽武縣伯歷位齊公
憲府長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管府司
錄卒於州及頰貴開皇中贈禮部尚書武陽公諡曰簡
頰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
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內史
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隋文帝得政素知頰強明久
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楊惠諭意頰承
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於是爲
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陳帝彌屬

意於頰委以心膂尉遲迥起兵也帝令韋孝寬伐之軍
至河陽莫敢先進帝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
辭以父在山東時頰見劉昉鄭譯等並無去意遂自請
行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獻
歎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棧頰預爲土
狗以禦之旣度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於臥內帝
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
馬任寄益隆及帝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進封勃海
郡公朝臣莫與爲比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頰佯避
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

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頰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
令去官於是令頰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
厥屢爲邊患詔頰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疋牛馬千計
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頰頰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
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
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
職二旬起令視事頰流涕辭讓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
元景山等伐陳令頰節度諸軍會陳宣帝殂頰以禮不
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詔頰綏集江漢甚得人和帝
嘗問頰以取陳之策頰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
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上馬聲言掩襲賊必
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
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
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
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而更燒之不
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弊九年
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爲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於頰
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戮
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
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

縣千五百戶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帝帝怒皆被疎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晬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頰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帝幸并州留頰居守及還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緡萬疋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

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太子舅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可脩德以禳之頰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爲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圍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頰欲反帝未有所答頰亦破賊而還時太子舅夫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頰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頰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頰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頰

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齊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頰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頰邪始陛下欲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踈頰會議伐遼東頰固諫不可帝不從以頰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頰頰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免頰殺幸矣帝聞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

際乃有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帝欲成頰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戶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頰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頰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歔歔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瞋然忘之如本無高頰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頰之頰國令上頰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頰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禍

於是帝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頰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頰曰明年國有大喪足令暉復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丘以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積如更誅頰天下謂我何於是除頰名初頰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所斫頭耳爾其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頰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禍煬帝卽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茲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人可汗恩禮過厚頰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頰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訕謗朝政誅之諸子徙邊頰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禽等皆頰所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致

昇平頰之方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
至今稱寃不已所有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頰皆削橐
代無知者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弟弘德封
應國公晉王記室次第表仁勃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鶡觚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祖
熾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
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
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仕周歷位中外府記
室內史上士納言上士專掌文翰脩起居注後襲封臨
涇公轉內史下大夫儀同三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

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
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
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
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
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遺謁者陳
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
斯爲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
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
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
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

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允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

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脩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教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代室堂脩七尋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

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廣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代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王藻亦云宗廟路

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室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籩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爲夏時書劉歆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

案不得全稱周書亦不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響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三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闢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

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闢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頡議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

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屋簷不覆基房間通街
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
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
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
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
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
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
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
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
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
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
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
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
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
階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
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
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
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
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
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簷謂

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
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
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
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
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廊
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
遺法尚存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璧雍者何禮記
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璧雍明堂陰
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
象紫宮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

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
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
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
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璧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
別者三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
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
定今據郊祀志云欲爲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王帶
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園宮垣天子
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又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
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辟水李尤明堂銘曰流

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
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
使該詳公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
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楮
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闕二
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
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
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
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
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

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
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旋相
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
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
夷則為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
地四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
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
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
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為宮者謂當
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

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主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
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
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
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
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
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
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
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
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
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十二律畢

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
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
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
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
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
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
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
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
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
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鍾殷彤上言官無

曉六十律以太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案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

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咲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帝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及

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禫具有降殺葺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葺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嘗

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
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
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
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右
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墀珪幣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
行山場帝嘗召弘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
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
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從幸江都卒帝
傷惜之賜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
夫文安侯諡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

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宣敕弘至階下不
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
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
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
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
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恠問直答曰作
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
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
長子方大亦有學業位內史舍人次子方裕凶險無仁
心在江都與裴虔通等謀殺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壽魏湖州戶曹從事父
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
定文籍以爲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
誦左思三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
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
之月餘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
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
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
子昇隆之大咲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
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

單纓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居貧輒軻母氏多疾
方留心典籍無復官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齊任
城王潛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
師友後舉秀才尚書令楊遵彥考爲上第授殿中將軍
及長廣王作相引爲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卽帝位累
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密尋丁母艱以
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
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往復
詞多不載後除中書侍郎仍詔脩國史時齊帝留情文
雅召入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

遷儀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
唯在於爾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
詰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謂羣臣曰我常
日唯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
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
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騏驎鳳皇爲瑞是聖德
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
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騏驎鳳皇遠
矣帝大咲曰誠如公言宣政未授御正下大夫後賜爵
成安縣男宣帝大漸隋文帝初受顧命令邗國公楊惠

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今欲與公共成必不得
辭德林答曰願以死奉公隋又大悅卽召與語劉昉鄭
譯初矯詔召隋文受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譯欲
授隋文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爲小冢宰德林私啓宜
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遂以譯爲相府長
史昉爲相府司馬二人由是不平以德林爲相府屬加
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
軍書羽檄朝夕頓至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
口受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郎公韋孝寬爲東道元
帥師次永橋沁水長孝寬師未得度長史李詢密啓諸

大將受尉遲迴饒金隋文得啓以爲憂議欲代之德林
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以之敗趙
也公但以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伏者速至
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
言幾敗大事卽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
大功凡厥謀謨皆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
之際其相國摠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
之辭也隋文登祚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等
勸隋文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文怒由是
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勅
令與太尉于翼高熲等同脩律令訖奏聞別賜駿馬及
九環金帶五年勅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
霸朝雜集隋文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
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
夜長不得早見公面於是追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
公諡曰孝隋文後幸鄴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後御
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入京上語熲曰德
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帝以之付晉王諱
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謙宅賜之尋又改賜崔謙帝令
德林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

邢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爲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
表訴稱地是平人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責德林請
勘逾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
由是嫌之初德林稱其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
操等陰奏之曰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
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
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
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
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
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課人掘井溉

田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
刺史諡曰文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
事祭以大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器量沈深時人未能
測齊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邛大相欽重德林少孤
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
卿從官已後卽典機密性慎密嘗言古人不言溫樹何
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競之
徒更相譖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徒
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代
子伯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位建安郡丞

北史卷七十二終

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中允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梁士彥 元諧 虞慶則 元胃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兄詮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王慆 楊武通 杜彥

周搖 獨孤楷 弟盛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楊義臣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

萬曆二十六年刊

北史卷七十三

列傳

一

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爲九
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
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
還後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
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
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
晝夜脩城三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
帝持帝鬚泣帝亦爲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
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
齊平封郟國公位上柱國雍州正簿宣帝卽位除徐州

摠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略定淮南
地隋文帝作相轉亳州摠管尉遲迥反爲行軍摠管及
韋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爲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
破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徵還京師閑居無事恃
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
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
陽路劫調布爲牟甲募盜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
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
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
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

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
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
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
鄉縣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
以誅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
頭也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
府開皇末以行軍摠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
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
之贈光祿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
隋文帝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
軍及帝爲相引致左右諧謂帝曰公無黨譬如水間一
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禪顧諧笑曰水間牆竟
何如也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參脩律令時
吐谷渾將定城王鍾利旁率騎度河連結党項率兵出
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相遇於豐利山諧擊走之又破
其太子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
部來降詔授上柱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
有威惠然性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
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

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
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
諧漸被踈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
陳百寮大宴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
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
以除逾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
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數歲有
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
等謀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卽
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諧去
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
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雄必當之諧與滂嘗同謁
帝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
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諧滂鸞
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遂家靈
武世爲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倣
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
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爲事中更折節讀
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爲人仕周爲中外府外兵參

軍事襲爵沁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大夫高頴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拜石州摠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歷位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摠監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克使詔慶則往攝圖恃彊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出使帝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疋攝圖見慶則贈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功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以彭城公迴授第二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頴等奉觴上壽帝曰高頴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碓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剋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爲樂並不須劾帝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

御史酒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尋改爲右武侯大將軍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爲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還歸桂嶺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按驗之於是伏誅拜什柱爲大將軍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克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由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爲不軌遂見誅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

軍隋文帝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卧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殺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帝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閣

育恐其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道後至帝降階迎之胄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邪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帝胄以身蔽戶至不得出帝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歷豫亳浙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

曹素有威名拜靈州摠管北夷甚憚焉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曹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曹預其謀帝正窮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帝大怒執旻於仗曹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帝帝遂誅旻蜀王秀之得罪曹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卽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曹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

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曹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騎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爲周文帝引爲親信以質直恭朴授大都督數有戰功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援軍至軌令長儒拒之長儒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

礙輪不得進長儒縱奇兵大破之獲吳明徹以功進位
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文
帝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
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逃歸
其父長儒並捕斬之文帝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蘄郡
公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藩那可汗
寇掠西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
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
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
背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

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
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
去文帝下詔褒美授上柱國餘勲迴授一子其戰亡將
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歷寧鄯二州刺史母憂去職
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
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
除襄州總管轉蘭州文帝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
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
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轉荊州
總管帝謂曰江陵國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慮也卒官

諡曰威子嵩大業中位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仕周累遷少司丞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遲迴爲亂子幹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文帝大悅手書慰勉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迴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以忠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卽令

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疲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上大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文帝嘉之遣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二旬而還文帝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勒人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

候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摠管遷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摠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摠管以突厥所獻馬百疋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文帝傷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祿大夫鄭純深等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

吾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周齊戰於芒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趨裝急去俄而周兵大敗其父由是奇之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遲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鷹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乃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皇初大將軍尒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

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剋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警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軍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關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大悅上其事文帝歎嗟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

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蜀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萬歲曰臣留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頴左衛大將軍元昱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摠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虜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

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
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
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寃者數
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
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命左右搯殺
之旣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
庶聞者識與不識無不寃惜萬歲爲將不脩營伍令士
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
無方號爲良將子懷義嗣

戰功拜上儀同隋文帝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遲迥
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進爵爲
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後
歷甘瓜二州刺史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
王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略於是詔方爲交州
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
長吏度支侍郎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
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
多之稱爲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
願等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

於京師其有桀黠恐爲亂者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
摠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
史寧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
方親率大將軍張慈司馬李綱舟師趣北境大業元年
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
闍梨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
旣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
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於是濟區粟進至大
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
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其宮室刻石紀功

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傷惜
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中有馮
昱王擲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爲邊將名顯當時昱擲
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略有武藝文帝初爲丞相以行
軍摠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國開皇初又以
行軍摠管屯乙弗泊備胡每戰常大尅捷擲驍勇善射
每以行軍摠管屯兵江北以禦陳爲陳人所憚伐陳之
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位柱國白水郡公武通
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摠管討西南夷
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軍時党項羗屢爲邊患

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邊歷岷蘭二州摠管復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爲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鬪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爲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摠管領邊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摠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摠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摠管並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葛榮之亂徙家于幽彥性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摠管與韓擒相繼而進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復以行軍摠管從楊素討平之斬其渠帥賊李陁擁衆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封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摠管有能名及雲州摠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

後數日上曰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摠管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摠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摠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摠管突厥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猶恐爲邊患復拜彥雲州摠管以疾徵還卒子寶虔大業末至文城郡丞

周搖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乃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摠管搖少剛毅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

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人安之從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摠管時隋文帝爲定州摠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旣而白后曰公廩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帝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拜豫州摠管帝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摠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搖拜爲幽州摠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障塞謹斥候邊人安之徙壽襄二州摠管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骨上勞之曰

公歷仕三代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
謚曰恭

獨孤楷字修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
武帝與周師戰於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
禽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
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
公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
西河縣公隋文帝爲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
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爲原州摠管時
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

益州摠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
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
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
惠政蜀中父老子今稱之煬帝卽位轉并州摠管遇疾
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臥以鎮之無勞躬
親簿領也以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
平太守卒謚曰恭子凌雲平雲產雲皆知名楷弟盛性
剛烈有膽畧以藩邸之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
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
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

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諡曰武節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竝爲第一領人會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爲行臺右丞累遷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封儀同大將軍拜飲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廻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隋

文帝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爲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簦捕魚者出緝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簦煬帝卽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巡坐御道不整獻食踈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于家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侗儻有大

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作亂隋文帝以威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爲先鋒三王閉壘不戰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平進位上柱國瀘州總管隋文帝受禪拜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葦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

大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卒子植大業中位至武賁郎將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爲刺史月餘斬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吳明徹也洪有

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
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
情尚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
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
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
武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文帝爲丞相引
爲掾尉遲迥亂文帝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命壽監軍
時孝寬有疾不能親摠戎事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
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拜幽州總

管封趙郡公先是齊之疎屬高寶寧周武帝拜爲營州
刺史性桀黠得華夷心及文帝爲丞相遂連契丹靺鞨
舉兵反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諭之不下開皇初又
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討之寶寧棄城奔于磧北
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壽患寶寧
攻道昂乃重購獲之北邊遂安卒官贈司空

子世師少有節繁性忠厚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煬
帝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爲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遷
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
荷隋恩遂拒守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

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迴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中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拜內史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及義兵至玄恐禍及辭老病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並誅其後絕世師有子弘智等各以年幼獲全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隋文帝爲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結納帝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迥亂崇以宗族故自囚遣使請罪帝下書慰諭之卽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干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言及恩舊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詔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

義臣擊之追至大斤山與虜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
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
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
所圍義臣時爲朔州總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
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者不能中
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
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
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
往不尅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
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

不下泣所從騎士皆罽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
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礪谷間出
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
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爲伏兵發
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累遷大僕卿從
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
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袁川復從征遼東以軍
將指肅慎道至鴨渌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
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副
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渌水會楊玄感作亂班

師檢校趙郡太守祆賊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
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
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攻陷郡縣帝遣
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大破士
達斬金稱又收降賊人豆子龔討賊格謙禽之以狀聞
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
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于官

論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
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咸憤怨而菑戮况乃無
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逾之心者乎梁士彥遭雲雷之會

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
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元諧虞慶
則元胄或契闊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
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
然隋文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
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
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
之刑辟帝沈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長
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衆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
哉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亦有可稱焉歲

寔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
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警絕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備聽
生斃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
私臨軍嚴肅克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
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搖以
質直見知獨孤楛以恤人流譽威蹈履之地可以追蹤
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慧以供帳不厚至
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陰壽遭天所廢舍命無改
雖異先覺頗同後凋義臣時屬擾攘功成三捷而以功
見忌得沒亦爲幸也

北史卷七十三終

